

文化景觀與戰地金門

時 間：113 年 6 月 6 日（四）10:00-12:00
地 點：國立金門大學陳開蓉演講廳
主 講 人：張崑振（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主 持 人：唐蕙韻（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教授）
與 談 人：曾逸仁（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一、文化景觀的定義及發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1972 年 11 月於巴黎舉行第 17 屆大會，會中簽署《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遺產公約》，該條約公布了第一批保護自然與文化遺產的「世界遺產名錄」，並設立委員會執行公約內容。1984 年舉



圖一：（左起）人文沙龍計畫共同主持人葉純純教授、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主講人張崑振副教授、主持人唐蕙韻教授、與談人曾逸仁副教授

行世界遺產委員會第 8 屆大會，首次將「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或譯作「文化地景」)列為保護標的，納入世界遺產 (World Heritage) 保護領域。1992 年時，文化景觀作為一種分類名稱，核准納入《世界遺產公約執行作業準則》(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與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及複合遺產，同列為世界遺產類型。故 1994 年的《作業準則》開始出現「文化景觀」的條文，其中第 47 條即規定：「文化景觀為文化遺產，為本公約第 1 條所界定的『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它們展現在自然環境及隨之而有的內外社經及文化力量的實質限制或機會影響下，人類社會與聚落的演進歷程。」可知「文化景觀」不是純然的自然或人為環境，而是兩者的中介型態，從其型態跟樣貌可以理解人文與自然的對應關係。

主講人張崑振副教授進一步指出，「文化景觀」有以下定義：一、為人類社會和聚落在自然環境和連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的影響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的情況；二、包括人類與其自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多種表現。文化景觀通常反映永續土地利用的特定技術，考慮到所處的自然環境的特徵和限制，以及與自然的特定精神關係；三、保護文化景觀可促進永續土地利用的現代技術，並可以維持或增強景觀的自然價值。傳統土地利用形式的持續存在支持了世界許多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不過，隨著對「文化景觀」的理解與實務操作，世界遺產委員會於 2003 年時，將其回歸到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不另作為單獨標的。然而，我國受國際風氣影響，在 2005 年第 5 次修正公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中，仍增加了「文化景觀」此一類型。依照我國《文資法》對於「文化景觀」的定義，其實就是參考了世界遺產公約第 1 條：「自然和人類的共同作品」，然在認定上，自然條件似乎多過人文條件，顯然是對於前述教科文組織定義的誤解。例如位於新北市的「鶯歌石」於 2006 年公告為「文化景觀」，但其本體為自然形成的地理景觀，再因鄭成功行軍砲轟鶯歌、鳶山去除瘴氣等民間傳說的人文詮釋而被列入，但事實上，直接作用於「鶯歌石」本身的人為因素可說是相當淡薄。

二、文化景觀的主要類別及思辨

文化景觀依 2008 年的《作業準則》可分為三類：一、人類主動設計及創造的景觀 (landscape designed and created intentionally by man)，包括花園和公園，例如紐約中央公園、世界各地著名的植物園等；二、有機進化的景觀 (organically evolved landscape)，是人類社會的、經濟的、管理的、宗教命令的

作用形成的結果，是對其所處的（或隨同的）自然環境順應和適應的結果，此種地景在形式與組成特徵上展現連續進展的過程；三、關聯和聯想的文化景觀（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其重點在於自然元素在宗教、藝術和文化上的強烈聯繫，而文化上的物質實證退居次要地位。張教授指出，文化（cultural）一詞由拉丁文「cultura」發展而來，原意為耕作、培養、栽種等，亦即以農業的原始意涵，引伸為對人的精神與身體的培養。事實上，農業發展的歷程也是人與土地關係的連結過程，但過往談論「文化」時，較少涉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因此當「文化景觀」提出時，重視自然的基礎論調變成最為重要的部分。從生物觀察來看，人類並非唯一會建構自己居住環境的生物，織布鳥、水獺等生物也會運用周遭環境可觸及的材料進行建築。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看，家屋或聚落的存在，事實上也反映了人與周邊環境的關係及相互作用的表現形式。不同的自然環境特徵及限制，也會反映於人們如何永續運用土地的特定技術，以及與自然共存的特定精神關係，例如日本的農林漁牧形式必然跟臺灣有所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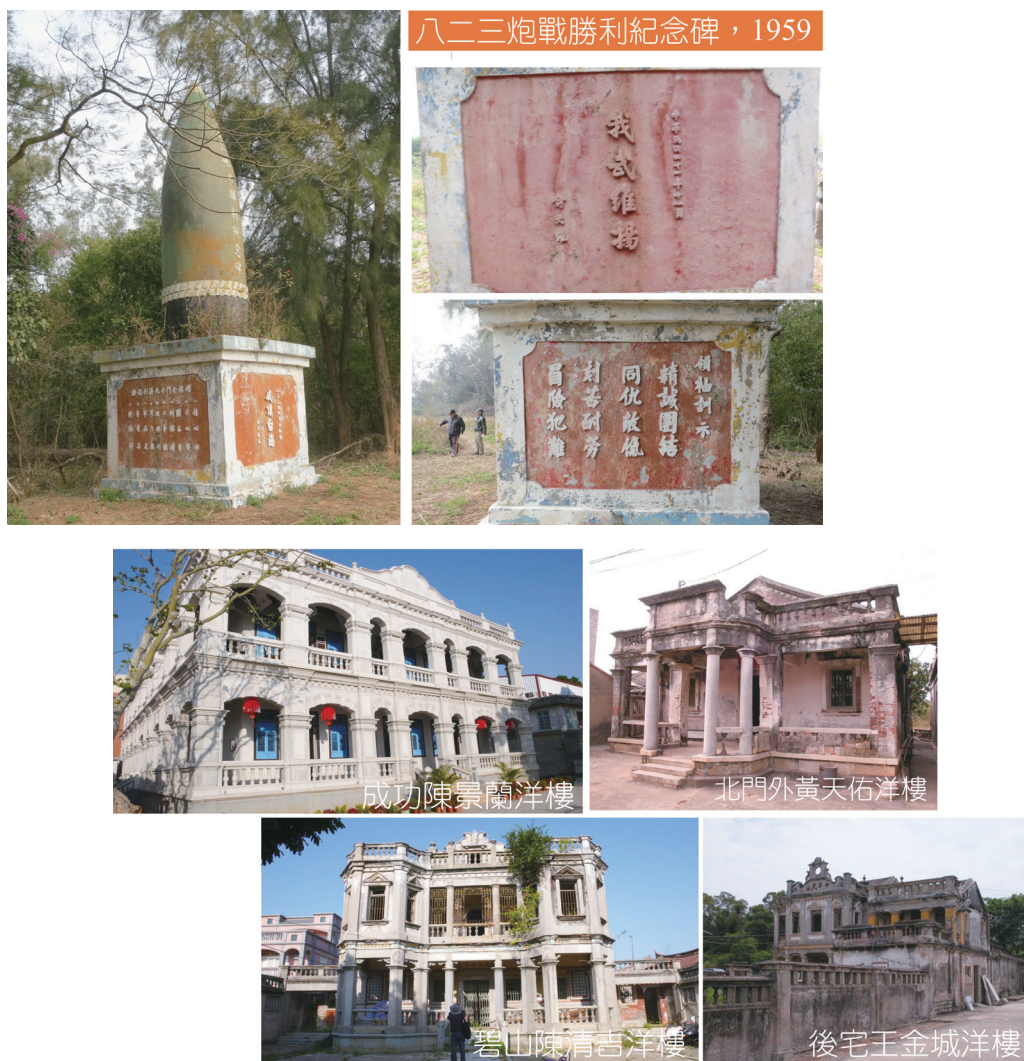
對於文化景觀的保護，可以促進永續的土地利用，維持或增加景觀的自然價值，而不同地區的土地利用形式，也支持了世界許多地區的生物多樣性。所謂生物多樣性可以與人的活動直接連結，地球上的各種動物、植物、真菌、細菌構成了我們所居的世界，就像一張錯綜複雜的網，維持平衡也支持了各種生命的存在，這樣的環境也為人類生存提供了根基。於生態系統層面，我們可以辨識在不同環境背景下，物種的聚集構成了廣泛的棲息地類型、生態群落和生態系統，例如草原、林地、河流或河口。從生物多樣性的觀點延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看待世界遺產的角度也反映了不同地區人們的觀點。從歐洲以外之第三世界國家或太平洋諸島國家的社會條件來看，他們必然不如歐洲國家擁有保存千年以上、舉世聞名的遺跡，所以若僅由「時間」作為條件，這些地區的建築勢必無法被登載並保存下來，如此，他們的語言或文化是否就會在「主流價值」中湮沒？因此，談論文化景觀時，重點在於自然元素在文化、藝術、宗教等層面的強烈聯繫，物質發展的實證則退居次要角色。

三、文化景觀的實例及對戰地金門的思索

張教授以 2000 年登錄為世界遺產的法國北部羅亞爾河谷（The Loire Valley between Sully-sur-Loire and Chalonnes）為例，此地區自高盧羅馬時代（約公元前 52 年至 486 年）至十九世紀一直是重要的交通與農業、商業地區。該文化景觀涵蓋了約 280 公里長的河流中游，稀疏分布著大量歷史城鎮、村莊及古堡。當

地耕作模式在人們和羅亞爾河自然環境互動下形成，並已沿用多個世紀，例如當地也是許多著名的葡萄酒莊園所在區域。羅亞爾河流域地景及許多的文化紀念物，體現了西歐文藝復興理想及啟蒙年代設計與思想，如著名的香波城堡(Château de Chambord)，在外型上保留中世紀要塞的形式，內飾則結合法國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建築材料更是使用當地河谷地區的石灰岩。當地也在沿岸地區發展出獨特的岩穴民居，在現代裝潢的外觀下，裡頭的石灰岩穴結構可能已使用了近千年。再者，當地保留了大量羅馬時期遺跡、本篤會修道院等歷史建物，以及因聖馬丁(316-397，拉丁文：Sanctus Martinus Turonensis，或譯為聖馬爾定)聖人傳說使當地成為信徒朝聖治病的聖地。據傳聖馬丁因父親影響而入伍，從軍駐紮於高盧時，遇上耶穌所化身的乞丐，受感悟而在當地受洗，並於退伍後成為一名隱修士，371年成為主教，亡故後葬於當地。人們深信觸摸聖馬丁之墓並誠心祈禱，任何病症都能痊癒的靈驗事蹟，使當地成為中世紀信徒的必訪聖地。除耳目可及的建築外，羅亞爾河流域地景的自然元素也表現於文學、繪畫等藝術文化裡。可以說羅亞爾河流域沿岸城鎮歷時千年所累積的文化景觀，是當地居民對其所處自然環境適應的結果，由人們創造、設計的公園或花園景觀，也反映不同時代的美學與實際使用的需求，見證了兩千年來人類價值的交流以及人類與環境互動的和諧發展。此外，基於歷史連續性，現代設施也納入地景遺產範圍內，如礦坑、核電廠等，也反映了從傳統到當代的關係及其中發展的痕跡。

接著將目光轉回到本次的主題地金門。具有豐富戰地歷史與自然資源的金門，於1995年成為國內首座位於離島，以維護歷史文化資產、軍事戰役紀念為主軸，並兼具自然資源保育功能的國家公園。金門因獨特自然地理位置，歷來被視為險要之地，如清代曾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的周凱(1779-1837)，曾主持修纂《廈門志》及《金門志》，其於後者之序言云：「余既輯《廈門志》，顧念金門與廈門相唇齒，雖富庶不及，而地之險要尤甚。其山川則有太武，雄峻高聳，為賈舶往來之標準；其險則有料羅塔腳，為商賈所停泊，渡臺販洋之所自。於廈門為外捍，無金門，則廈門孤懸海島。國朝設總兵官統二營弁兵鎮之。廣袤且百餘里，隸馬巷廳，以縣丞分治之。明時，澎湖屬焉，實海疆要區也。」這段文字說明了島上大武山、料羅灣內諸塔作為往來行旅勘定方向的指標意義，也呈現金門地理概況、位置的重要性，歷代也於金門設置了規模不一的軍事守備及行政機關。再據該書〈藝文志〉引用明人洪受(金門人，生卒不詳)所撰《滄海紀遺》之序言：「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教化涵濡，人材之生於其間者，昉辟薦、登科第、起歲貢而育鬢序者，彬彬甲於上都矣。然且民風俗尚，



金門所城：明遺老街



圖二：金門島上留有諸多戰地史蹟，人文史蹟亦相當豐富，揭示金門在文化景觀上的獨有性（圖片來源：講者簡報）

多從簡樸，而無市井紛華之弊。其於不二之老、宏博之儒、貞烈之女，亦在在可數焉。」則顯示金門至少於明代時文風已頗為鼎盛，絕非荒島孤地。

近代，發生於 1949 年 10 月間的古寧頭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攻金門失敗，至此金門成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的最前哨。作為第一道防線，金門島上留下了諸多防禦工事及軍事設施，諸如馬山觀測所、獅山砲陣地、慈湖三角堡、金沙船型堡、太武山中央坑道、古崗翟山坑道、瓊林地下戰鬥村等。1958 年 8 月 23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砲擊金門，與中華民國國軍以隔海砲擊為主要戰術行動，前後對峙達數年之久，最終於 1979 年 1 月 1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宣布停止砲擊，因此在金門亦可見緬懷砲戰所建立的勝利紀念碑、戰史館、太武山軍人公墓等設施。除戰地史蹟外，金門人文史蹟亦相當豐富，諸如瓊林蔡氏家廟、文臺寶塔、水頭黃氏西堂別業、虛江嘯臥碣群等已列為國定古蹟，其餘縣定古蹟亦是不勝枚舉；島內之瓊林、珠山、歐厝、南山、北山等聚落，亦是保留頗為完整的閩南式建築聚落；在信仰、民俗方面，則有後浦城隍廟等宗教建築，而金門東北季風旺盛，島內設置用於鎮風驅邪的「風獅爺」，根據金門縣政府統計共有 68 座，更因不同時代、材質、工藝、造型等差異性，各有可觀之處；在自然生態方面，金門有瀕臨絕種之保育類哺乳動物水獺，以及被譽為「活化石」的鱖魚等，在在揭示金門在文化景觀上的獨有性。

張教授總結，金門的戰地地景不僅展現豐富的近代戰爭歷史文化，也體現了金門自古以來豐富的自然地理特色，折射出居於島上人們的人文活動。在近年文化資產保存的浪潮之下，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在時間推移及演變的情況下，人類社會和聚落在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金門正可作為我們認知文化景觀樣貌的視窗。與談人曾逸仁副教授則提及，2011 年 2 月曾成立「金門縣世界遺產推動委員會」，著手以金門戰地文化為主軸申請世界遺產登錄，前後以相關主題共計推動了六次，最終仍未能如願。數年前馬祖地區亦將其四鄉五島全數登錄為文化景觀，而金門也嘗試依循此模式，但場域範圍仍涉及後續管理、管制及獎勵補助的問題，目前僅有三處登錄為文化景觀，分別為燕南書院暨太文巖寺舊址、大膽二膽戰地文化景觀，以及太武山文化景觀等處，另外仍有許多值得系統性呈現金門文化景觀價值的地點，有待後續規劃與推動。